

中央周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三卷 第十五期 陶百川主編

教育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學問
英蘇協定感言

青年立志問題

政治建設中的兩個問題

綏蒙政務指導工作的檢討

中學生活的回憶

納粹鐵蹄下的比利時 (寄報來稿)

歐戰隨軍日記 (七)

青年團的作風 (信箱)

時事新評 (三期)

「新四軍的奮鬥」 (五期)

一週大事目誌

蘇德戰爭地區圖



陶百川著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定價：一元六角

總編輯 陶百川
副編輯 史張來高傅健
交經青
來伯光山游民裁

編者小言

本期納裁一文，別處未曾發表，想讀者必以先睹為快。該文題目雖冠以「教育的」三字，而文中所論却是立國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學問，所以是國民人人所應讀。

第四卷快開始了，我們繼續徵求讀者對於本刊的意見。我們順便告訴張健黎坤良朱兆三先生：你們的珍貴的意見已看到了。

有一個消息值得向讀者報告：本刊最近增闢了「新嘉坡的航空版」，此後本刊更可深入南洋各地，實現我們的「南進政策」。現在正在接洽中。

有一點我順便聲明一下：我們雖托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社辦理出刊事宜，鄂四省的總經理事宜，(西北東南和海外各地，俱由本社派人自辦)，但本社仍和大部分直接定戶發生關係，這些定戶的刊物也均由本社直接寄發，時間很快。至於原向該社訂閱的，如有接洽，應請與該社直接辦理，以免周折。分社定戶，亦請與分社接洽為宜。

何路先生是陸軍騎兵學校的秘書。高青山先生似乎是一時與潮社的職員。朱綏光先生是綏蒙指導長官公署的副長官。

教育的根本要旨和根本學問

總 裁

這是 總裁最近（七月上旬）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的訓辭。總裁最近對青年團共有三次訓示：第一次講青年團工作的根本要旨，第二次講救國建國與哲學的關係，第三次講怎樣將中國哲學上的原理原則訓練中國青年。本文備為第一次講辭中的一小部份。我們因為尚未講得 總裁的許可，不能將其他部份一併刊布，使讀者得窺全豹，良深歉悵；然讀者苟能將本文所示兩點——根本要旨和根本學問，悉心體會，努力實行，則人人可成爲大教育家和大學家，而一生就受用不盡了。

——編者——

我們辦教育，一定先要知道教育的根本要旨，在於變化氣質，完成青年健全的人格。這一「變化氣質」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實在是教育的根本要務。如果我們的教育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不是健全合理的教育。現在一般學校校長因爲不知道這個教育要旨所在，只求維持現狀，使教職員學生能夠苟安無事，因之對於同事就百事敷衍放縱，對於學生就盡量迎合討好，不惜放棄師道的尊嚴和教育上神聖的責任；如此，教師不成其爲教師，學生就不成其爲學生了。因此，我希望凡屬負責教育青年責任的人，無論是各學校校長與教職員，以至我們青年團的幹部都要特別認識教育的根本要旨所在，要研究如何使我們自身具有變化氣質的精神和本領，更如何使一般青年學生都能受到我們教育的感化。古人所謂「聖神功化」，這個「化」字是立己立人一切的基本，就是教育的能事。原來教育事業，即是神聖的事業，亦即聖賢的事業。唯聖賢纔能感化他人，纔能使一般受教者循乎正道，完滿教育，以達到聖神功化的極致。我們青年幹部與教育界人士，要達到領導青年教育青年的能事，就必須人人自勉爲聖賢。否則，如果到了一個地方或學校，只講求如何敷衍應付，使學生不出亂子，能够

維持到畢了事，即算完事，這決不是我們教育者所應有的態度。我們青年幹部與教育人士必須要能運用「精神感化」來達到「變化氣質」的目的，使一切受我們領導與教育的青年，人人都能爲我們的主義與精神所感化，而能變化其氣質，以發揮我們青年團訓練青年培養青年的功效。但這決不是專靠紀律所能強制成功的，也決不是全靠感情或示意見好所能誘致得來的。我從前在賣補辦學的時候，第一句話，即告訴學生要自治自動，一切教育，都是着重於啓發學生的革命自覺，激勵學生來修養德性，自動向上，而並不專靠軍紀校規來強制他的。結果任何頑劣的學生亦能自愛自重，努力向上。雖然軍校學生都帶有槍砲，但是我們賣補軍校就沒有用軍紀來處置學生。所以我們一般教育負責人，必須知道教育的要旨在於感化人，在能於無聲無形之中變化受教育者氣質，而決不是以紀律強制所能成功的。但是我們要感化人，要變化青年的氣質，就必先變化我們自己的氣質，然後教人纔有功效。如果我們自己的氣質都不能變化，那就要使一般青年學生無所依據和效法，而且受到種種不良的感應，我們的教育就完全歸於失敗。這個道理，大家一定要

澈底明瞭。我們現在不患組織不能健全，主義不能實行，而只怕我們不能發覺發揮教育的根本功效！「變化氣質」，確立革命事業堅固的基礎。如果大家能依照這個根本要訣，切實作到，那我們青年團以後工作的發展，必然有一日千里的進步。

以上所講教育的根本要旨，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提示。今天因爲限於時間，不能作詳細的說明。但是我們依照這個要旨作到，來達到我們教育的職責，又必須具備一種根本的學問，就是哲學，尤其是教育哲學，我們必須精深研究，要有澈底的認識。各位多是教育負責人員，對於中西學問，大家都很有很深的研究，但我今天還要告訴各位，對於中國固有的教育哲學，必須特別注重。我們要教育中國青年，領導中國青年，來從事於復興民族的革命事業，如果不研究中國教育哲學，而運用之於實際，那你無論抄襲外國任何的技術與方法，都是會本逐末，不能發生效用。

講到中國教育哲學，書籍非常浩繁，我們現在如果要全部研究，在時間與事實上當然不容易一舉做到。但是其中有幾部主要的書，是我們一般負責

負責任的校長教職員所不能不閱讀研究，細心體會。例如四書五經，這固然是我們中國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的寶典，而同時更是我們研究中國教育哲學的根據。但現在一般教育界的人士，大家都談論這種書籍已經不合時代，不切實用，因之就不加以重視，殊不知四書五經裏面，包含着不少極有價值的教育原理為西洋大哲學家所未曾發明的。尤其重要的兩部著作，就是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這可以說我們中國兩部最完善最有系統的教育哲學史，是中國任何教育家所應深切研究的。在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裏面，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學者大師精微的理論，謙嚴的修養，親切的心得，和感化的功效。然而現在一般校長教職員未必能够重視這兩部教育名著而悉心研究，作為薰陶學生人格領導青年修養的根據，這是異常可惜的一件事。須知我們一般領導青年的幹部——尤其學校校長教職員——如果沒有讀過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這兩部重要的書籍，或是對於其中的道理不能體會運用，那就一定不能達成自己教育的任務。我們要怎樣纔能感化青年？怎樣纔能變化青年的氣質？所有重要的理論和方法都可在這兩部著作中求之。我們中國古來對於教育哲學，實在有不少的貢獻。依我的主張，我們對於一般校長教職員應該經常的考驗他們，看他們對於中國教育哲學，有無確切的認識和心得。如果他們不明瞭中國的教育哲學，那就不能為人師表，來領導青年，更絕對不能担当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責任。我並不是不注重研究外國的學術，我們訓練青年，要使他们能迎頭趕上這個時代，當然要使他們瞭解西洋的學術，知道歐美的文化，但我們中國

有中國立國的文化，中國有中國固有的哲學，如果我們對於自己立國的文化固有的哲學都不知道，那我們如何可以訓練出一批優秀的青年，真正為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來犧牲奮鬥呢！中國古時有指示人生真諦的兩句話，叫做「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種特立獨行的氣概，實在是教育上重要的訓練。現在一般學校負責人，往往以權利地位來引誘學生，驅使學生，討好學生，這種教育可以說是買賣式的教育，也就是最劣等的教育！這種教職員，實在是有虧天職，根本不配教育青年。更談不到實行主義，復興民族！我認爲我們中國的教育，如果不能樹立健全的哲學基礎，那無論我們學校教育怎樣的發展，教育事業怎樣的擴充，都是捨本逐末，無益有害，這種教育上的惡風惡習不加以改正，無論我們國家民族再經過多少的犧牲痛苦，結果決不能挽救危亡！所以我們一般校長教職員，今後如重要爲中國教育奠定基礎，要領導青年，影響羣衆，以維繫社會人心，一定要將中國民族固有的哲學徹底研究明白，而且要明瞭這個道理，切實去作。各位要知道：我們青年團要感化青年，領導青年，共同努力於革命事業，固然要尋求各種方法和技術，而尤其要尋求哲學的基礎，提倡哲學的修養。這件事，固然要由教育部負責改進，但本黨和青年團今後的發展，也必須向此努力，然後纔有進步。只要我們民族固有的哲學，能够健全樹立，固有的道德，得以發揚光大，那我們復興民族，就很容易成功。而且這種「功化」的效率，必有一日千里之勢，是在何勢力所不能阻止的。否則，我們中華民族無法興起，而我們國家亦要永遠停止在次殖民地地位，而無法脫離，無法獨立，我們中國人就永遠要作外國人的奴隸牛馬。總之，我們今天不怕民族不能復興，而怕我們一般領導革命的幹部，自己沒有哲學的修養，即如這次我們青年團有人建議發起一個民族復興運動，這個建議用意當然很好，但我們如果只知抄襲各國所用的方法，而不能了解我們中國民族的固有哲學和精神的所在，就決不能切合中國的需要，更不會發生任何良好的效果。我們過去創辦電子軍，成立青年團，所以不能得到預期的成效，都是由於我們只在方法技術上著眼，而忽略精神基礎之所致！這是本席今天對於各位幹部同志一點基本指示，希望各位切實研究，力求進步。

英蘇協定感言

健民

看了七月十二日的英蘇互助協定，我們立刻發生了一個感想，就是國與國之間，利害的關係是真的，思想是分歧是假的，正因為她們陷於被納粹進攻的同一命運，所以「帝國主義大本營」的英國與社會主義蘇俄居然能結合起來。我們對於邱吉爾和史達林謀國之忠，不能不表示敬意。

回想到我們國內的共產黨人，當我們爭取英美外援時，他們天天叫喊不要插入「帝國主義混戰」的漩渦，不要做英美「帝國主義」的附庸。我們會千言萬語加以解釋，都不能改正他們的觀念，他們比起「偉大的史達林同志」來，其智愚豈不霄壤相去太遠了！

德蘇戰爭後，「反對帝國主義混戰」的口號「轉變」爲「建立反法西斯陣線」，這總算是共產黨人的一點進步。然而能「轉變」共產黨人的觀念者不是祖國的生死存亡，而是國際的遭受侵略，這未免使愛共黨的人太痛心了！

共產黨人的錯誤當然不止這一端，如果每一錯誤的糾正都非等到國際的影響不可，這真是「頑固份子」而不可救藥。

青年立志問題

何路

總說：「立定大志，自治自強，改移習性，變化氣質，乃為學立業之本。」

一般人對於成功者的論斷，往往以為那是天才者特別表現，而自身的失敗，則多歸之於命運與機會。這固灰心，消極，甚至逃避，墮落；「境崇高的理想和偉大的前途，都沒有勇氣去試管或開拓。在「天才」，「命運」，「機會」這些觀念下，不知如何的改變了。多少有為的青年，所以在檢討本題以前，我們應首先澄清這流俗的觀念，以克服我們青年立志過程中可憐的障礙。

我們知道，「天才」並不是神秘的東西，更非限於某一部分人所特有。事實上，天才不過是擇其「性之所近」而發其對事物之「敏感的作用」，自強不息的奮鬥着，始終如一的耕耘着；且能順應環境，轉變環境，使環境能為自己所利用，而促成理想發展，這樣相反相成，使能在某一方面放出異彩的容智，而構成一般人所謂的「天才」。那末我們應當承認：「天才不純是先天的特定的東西。因為古往今來的成功者，常屬於艱苦奮鬥堅忍有恆而能擇善固執的人，而不是那些有超越當世人的天才者，譬如古代希臘的大政治家大演說家第摩斯西尼，本是一個聲音微弱而且發音混濁的人，他的成功是在以非科學的笨笨方法從事苦練，經多次失敗而絕不灰心，因而，柏德羅斯基認為「十分之一」的靈敏加上十分之九的血汗。」希特勒也說：「天才產生於奮鬥之艱苦中。」由此可知，人人都有某二

方面的天才，成功與否，則在一個人能不能訓練和發揮他的天才。這就是俗語所謂「事在人為」。「人非生而知之」，祇有不學無術的人，始終沒有成功的希望。

至於「命運」與「機會」，原本是宿命論者的遁詞。他們沒有科學的眼光，更忽略了主觀力量的存在。要知道普通所謂「命運」，不過是在機會這個名詞上加上一點神秘的意味。所謂誰的命運好，即是說：誰的機會多，機會好。機會本來是人人都有，只看你是否能够利用與把握她，甚或很機會敏速的創造與運用她而已。古人所謂時勢固能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時勢，這是說成功的條件，自然不能忽略時勢，但同時也當注意你自己。

現在再說到立志問題的本身。王陽明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古今中外，凡是有作為的人，沒有不是預立一個堅定的志願，以作終身行為的軌道。因為一個人要是沒有志向，精神便不能操作，因循苟且，蹉跎一生，便如朱熹所謂：「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整個生命都會沈淪在虛無縹緲之中。所以「立志」是青年第一件要事，是做人的基本。古代學者所謂：「尚志」「持志」「辨志」「勵志」等教誨後進的名言，都莫不以立志為先務。國父自述他成功的原因道：「精神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憂，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

，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通篇着力在「志」字，其他一切奮鬥精神的表現，皆由「志」所產生，故「志」實為立功立業的原動力。

會國藩說：「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學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沉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者智愚，所由區矣。」這說明了人格高卑的分水嶺，也是在「志」字，同時，我們更要改移習性，變化氣質，也非立志不可。所以會國藩又說：人謂金丹換骨，吾謂唯立志乃真能換骨也。

那末立志的過程應該怎樣呢？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這顯明指示我們青年立志的過程，這是說：有志青年，首先須立志於學，因為學是做人的根本，識的泉源，而識又是立志的前提。做到了己身的健全，然後才談得上建樹事功，立人達人，有所貢獻於國家社會。故三十而立的意義，是指於學確有所得，於道義確有所見，始得住，把得定，決不同流合污，隨俗浮沉，及為環境所轉移，而能卓然自立，有所邁進。

我們青年到了「立」的這個階段，更須認清時代，把握環境，了解人生，確立中心思想，樹起一定風格，然後深思熟計，以求「立」的方法與「志」的標徑。如此，所立的志向始能正確，所尋的方法方能合理。總說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中言之，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目的，不是為自己個人，而是為社會民衆，不是為過去，而是為創造將來。所以我們青年的志向，不應專去計較個

軸心的代價

七月七日，敵陸軍部宣佈：「四年期間，留日德僑捐助日本陸軍五千零二十一元，義僑捐助二千元……」這區區七千元的數目的捐助，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簡直是一種侮辱，而敵人公然把軸心公佈出來，表示驕傲和感謝。這當然可以證明敵人貪得小利，器小易盈。至於德義兩國的僑民，既曰捐助，而數目僅七千元，不知他們怎麼好意思拿得出來！

七千元，這大概是軸心的代價罷。
(健民)

人的得失，表現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而應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前提，國家民族的利害為中心，以建立革命的人生觀，將整個智能與生命貢獻在革命事業上，因此，我們須以服務為人生的目的，以求做人做事做學問為立志的基礎。

我們再來檢討一下立志的方法，——即在立志的行程中，應該注意些甚麼事情。曾國藩曾說：「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此於志之外，更提示「識」與「恆」兩種因素，這不啻提供了立志的方法。事實上這三者都有著因果關係，相生相成。志是學的目標，學是識的泉源，識是志

的礎石。不學便知於識，無識更談不上志，縱有志也不甚可靠，而近於空虛的幻想。反之，沒有志，雖學而無系統，無目的，結果必使學無所用。張其的曾說：「對於理知與意志的相互關係，先初理知領導了意志，後來則理知供志趣的驅馳，好比是志趣所僱用的嚮導」。所以我們在立志之初，不應忽略「識」的修養，而在志堅定以後，尤貴於「學」的運用。至於「識」的增進方法，不僅止於書本上的學問，尤當隨時留心觀察，認識，實踐，在實際行動中，去獲得寶貴的經驗。

「恆」是持續的動力，志立而繼之以以恆，其志方能綿延不斷，貫徹始終。無論事業與學問，完全是時間累積而成，有一分時間，即有一分成績。此即古人所謂「日計不足，月以繼之，月計不足，年以計之，持之久，守之貞，安能不大有成之理」！但養成一種恆心，第一須養成一種事業的嗜好，即是使事業吻合你的志趣，使志趣促進你的事業。其次還應養成一種「不求速」的心理，因為過於求速，便常難滿足慾望，慾望不滿，便易灰心，灰心則易輟業或改業，所以古人會有「欲速則不達」和「其進銳者其退速」的警語。

總之，「識」是立志的要件，其初幫助了「志」的途徑的選擇，繼更能輔導「志」的堅定與成就，故在「立志」的進程和體驗中，都不能忽視「識」的功用，而「恆」之有無，更能斷定「志」之成敗，她好比發動引擎的動力。「人而無恆，不可作巫醫」，一個有志於偉大事業的人，要是不能持之以恆，一切抱負都是理想，心靈上雖然開著燦爛的鮮花，確是一顆缺乏營養的空實。

此外，在「立志」的方法中，還須注重「定」。「專」「堅」三個條件。「定」是志趣決心的表現，「專」為集中精力的因素，「堅」是克服困難的力量。志趣定則用力專，就此積累功夫，進發往上去，精神上方有進步，事業也就展開了希望。同時，志定而後專，專後方能堅，堅則心不旁騖而意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古往今來，成功的秘訣，是集中思想與精力於一事之中心點，用空靈理的力量猛烈的衝擊其要害打去。

同時，當我們立志的時候，尤須將歷史上成功者的因素與其奮鬥過程分析研究下，從中找出一個與你較為近似的，或極欽羨的人物，作為追隨的偶像或模倣的典型，然後再加上本身的特質，把握住當時的環境，由摹倣而漸漸的走入創造，這是比較可靠的作法。

此外，志願固應高大，但也須有計劃，有步驟。即用你的宏遠之願像的日光，注視一個最近途索高為肉眼所不可及的目標，再分若干段，然後死死盯著那較近的一段，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譬如爬樓梯，我們有了一個很高的目標，然後一步一步的爬，切不可希望一步登天。這是說，在自己的路線中途，要堅立許多小目標，力求陸續的達到。這樣力不使計劃成為空中樓閣，又可望於較短的時間內達到小目標後，增加自己的興趣。總而言之：我們立志之後，應該有計劃的無止境的活動，有目標的無盡期的前進。「有志者事竟成」，成敗的關鍵，多半操於我們自己。

政治建設中的兩個問題

高青山

一、現實反映制度

一個國家無論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採取何種制度，一定要切合現實，才能發生行政效率，達到預期目的。如果制度超越現實或趕不上現實，都不是好制度。理論是指導現實的，制度是解決或服務現實的，前者是由上而下的，後者是由下而上的，理論與現實須要打成一片，現實與制度更要一致。制度就是現實的反映。

政治學上最難解決的問題是自由與權力的衝突。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立法與行政的調和。立法好比制度，行政好比現實，一般國家立法常發生缺點，不是好高騖遠，就是閉門造車，立法者既不顧及社會實際情形，也不顧及行政上執行的困難，故立法者常是理想太高，執行者常是過觀現實（請閱拙著現代立法權與行政權行使的趨勢，載青年中國季刊第四期）我們常看到立法與行政矛盾的現象，也就是制度與現實的脫節，制度自制度，現實自現實。

中國政治就有以上這種毛病，民國以來，國家制定多少法律，建立多少機關，但有的是行至半途而廢，有的是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或因人設政，機關應建立的而不建立，應該合併的反面擴大，致機關重疊，職權不清，工作凌亂，人力財力兩相損失，這是極不經濟的事，不去把握現實問題的癥結，就是犯了制度不合實際的毛病。譬如過去關於地方自治法規，制定不知多少，但行了不少

年，還得改弦更張，實行新縣制。所謂現實，并不是偶然性的，它有發展的一定法則，社會上各種現實又都是有聯系性的，國家建立制度，必須經過通盤計劃，分析和針對現實，由淺而深，由小而大，由近而遠，跑過現實或趕不上現實都是不行的。

所謂政治制度，原是大問題，它有終極目的，譬如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法西斯主義政治制度，三民主義政治制度，但它是有進程的，進程必須切合現實，大的政治制度下，又派生各樣和各層小的制度。我們研究中國政治建設問題，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我們希望國家政治制度化，更希望制度現實化。

二、制度訓練人才

中國政治有一種通病，就是人治重於法治，同時，造就人才的機關與用人人才的機關，往往不相聯系，就是政治與教育的不一貫，致常常發生人材事和事專找人的怪現象，人材很難適用，用人者感覺學非所用，人才本身感覺用非所學，這的確是國家的最大損失。一個國家對於人材的造就，登庸、考核、培養、甄選，應該有個完善的制度。一個人材不一定在學校或教育機關裏才能造就成功。社會是訓練人材的最好學校。教育上已有一「作而學」的口號，社會上更要作而學，學校只是造就人材的基礎場所。世界上偉大事業人材，無不是在社會上訓練得成的（自己當然要努力），不過社會應該對人材以重視和鼓勵，故先要國家政治制度化。

我們可以想到，一個機關，組織健全，工作緊張，賞罰嚴明，在那裏工作的人，必能得到工作經驗，練達作事能力，養成虛心學習和積極奮鬥的精神，這實質訓練人材。假如一個機關，組織散漫，工作鬆懈，賞罰不明，在這裏工作的人，即或具有才質，志願此種工作，但日久必養成優惰習性，不知進取，或顧自己前途而灰心，這是荒廢人材！

現在中國人專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機關用人之權，操於長官之手，延用親戚朋友，已是一件常事。有的甚或把人材備用，爲個人牟利，貪錢，把人材視爲己有，作爲私人的「幹部」，這是糟塌人材，人材沒有發展的軌道和保障，是制度問題。

同時，社會對於奔競、鑽營、取巧、收紀之徒，往往予以鼓勵，認爲那是一種能幹；實而有能或安分守己者，常是被治於人，終不得志。所以有的人抱持進主義或悲觀主義，認爲在政治上想由正路求發展或想作好人是太難了！抗戰以來，教育界感覺人材荒，那因爲教育人材得不到生活的保障和前途的慰藉。現在社會上找工作的人，多半把待遇看爲第一，把興趣、志願與前途反而視爲末節，所以有的人寧肯犧牲自己志願的工作而遷就待遇多不合適的工作，這固然是「實際主義」，不對的，但也有關生活問題。抗戰時期經濟發達，所以人都想發財，這完全是整個社會制度問題，這種病象必須趕快診治，政治始能進步。我們相信好制度始能樹立廉潔風氣，始能訓練真實人材。

三、人才決定一切

專在人爲，人才是一切的決定者，社會上無論

什麼事業，必要人力去完成。「徒法不能自行」，法是死的東西，法之所以能生實際效果者，必須人去執行。一個國家的人才缺乏，國家必要落伍，國家建設成功的主要條件，就是人才建設。蘇聯革命之初，提出「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後來史太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因為國家政治組織的健全，必須自人的健全始，革命事業的成功必須有革命的人才。

我們固不重視人治，但我們確應該重視治人，治人就是人才。人的問題在中國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一件事往往因為人的不行而作得與預期的相反的結果，所以好法必須有好人，「為政首在得人」。中國政治進步慢，並不是政策不好，計劃不好，多半是執行政策和計劃的人不行，什麼樣的工作應該用什麼樣的人才，「選賢任能」為中國政治上用人的原則，但實際上並未作到，用人常以親戚朋友為先，所謂「一人成佛，雞犬升天」。一個人的事業常常因為用人不當而致失敗；一個人事業的成功，也常常因為能運用人才而然。羅斯福固然聰明強幹，見識遠大，但他事業的成功，不可不說得力于他所用的人才，有所謂智囊團(Brain Trust)者。我們並不是膜拜賢人政治或專家政治，但認為人才是施政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人才是可造就的，是應該造就和運用的。

中國各項人才原不充足，但仍未作到適才適所的地步，長於甲事者令其作乙事，一無所長者或令其甚事都作，這是應該改善的。同時，人才是要隨時代進步而進步，否則，今日的人才，明日可能落伍。譬如在革命破壞時期的人才，常常因為自己不

求進步而到革命建設時期不適用了。人才種類不同，並行大有小，必然是人才始能知人才用人才，因為人才是求前進的，為公的；不是苟安的，為私的。中國歷史上唐太宗就是能用人才謙誠納言而成功事業的人。舜有二十二人，周武之世有門三千，乃能致國家子興盛。抗戰建國是最偉大的事業，要想早日完成，必須趕快造就和運用廣大的幹部人才，新時代新政治需要新人才，人才決定一切。

四、結語

關於政治建設的各種問題自然甚多，這裏所說的只是幾項重要原則。政治建設就是三民主義政治建設，前已言之，其目的在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進而達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大同世界。一個國家要談建設，就必須有計劃，但國家建設是以經濟為主體，所以有計劃經濟的名詞。現在國內又有計劃政治名詞的出現，實際上，國家建設的具體內容就是經濟建設，其餘的都是為經濟建設而服務的，或為經濟建設的手段與條件。因為國家建設的終極目的，就是為「國計民生」，即為「國家富強，人民康樂」，故總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三民主義的中心或最後的完成者就是民生主義。現在是建國的初期，所以有計劃政治，或狹義的政治建設，將來計劃政治，必演進為計劃經濟的一體，到那時候，政治建設的內部，只有經濟建設一項了。

定戶

如須更改地址，請將定單號數抄示，以便檢查！

新聞後面的新聞

蘇德戰事別報

本月十三日滬報俱載德軍攻下史達林防線最重要之一環——威得彼斯克城，(封面圖中譯為維得勃斯克)，蘇方無數部隊，紛紛離散。德軍即可包抄西俄最大交通中心之斯摩稜斯克。由此往莫斯科僅三百八十公里，且一片平原，蘇軍無險可守。幸蘇方動員已畢，實力增大，或可在莫斯科近郊阻制敵軍。又據合衆社倫敦電，蘇聯第二大城列寧格勒與基輔兩地之危險性，實較莫斯科為大，因另一路德軍已越過齊伯河，而德軍對於列寧格勒之包圍圈已逐漸縮小也。蘇軍之「焦土抗戰」甚為徹底，蘇軍退後之村落橋樑，悉被破壞，甚至井內俱投入毒藥云。

拿翁與希特勒的談話

據紐約時報載稱：有一位滑稽的巴黎人編造了如下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對話：

「你對我的進攻波蘭有何意見？」老希詢問拿翁。

「計劃的不壞。」拿破崙在臺中答道。

「你對我的進攻荷比有何意見？」

「我佩服你的戰略高明。」



綏蒙政務指導工作的檢討

朱綏光

邊疆政務的推行，雖於一般政務的推行，指導推行政務，尤難於直接推行政務。這是實際情形，凡具有政治常識之人，都當知道的。

綏光素習軍務，未諳政治，受命之初，傷於材輕任重，恐負寄託；一面請示中央，又一面請示閻長官百川；百公又本中央邊疆施政之旨，告以「推崇王公，扶植青年，實惠蒙民，爭取內向」十六字，十六字看似簡單，實含有無窮之至理與事業；即無異於先哲政治哲學之新傳。到任以來，時時警惕，惟恐或失，並以誠信二字，為立己立人貫澈十六字之途徑，茲將一年半以來工作，摘舉大要，一則自行檢討，一則與人切磋，以求更進一步的奮勉。

一、教育是政治的基礎，教育不良，政治無進展，教育不普及，下層政治更無辦法。愚民百萬，謂之無民，古訓昭然。際茲門戶洞開，列強競爭劇烈之時，優勝劣敗，尤屬天演公例。蒙胞受滿清數百年愚禁苛政，文化落後，不可諱言；治本之道，厥在教育，尤其在社會教育。關於正常教育，教部業於扎旗設立伊盟中學，並對各旗小學，均酌給補助費，日新又新，自有進展可期。惟於社會教育，似尚未實施因地制宜之有效辦法。蒙胞多特游牧為生，居無定所，地曠人稀，家不毗連，若僅以內地普通社教程序施之，不但不能收事半功半之效，抑且徒勞而無功。本署斟酌實際情形，上年三月，經擬具蒙旗特種教育辦法——即依邵爽秋巡迴教育車式

，而變為巡迴教育式；已由教部採用，定為三十年度邊疆工作計劃。果能按照辦法實施，一般勞苦蒙胞，自然得着相當精神食糧；對蒙旗地方自治之推進，不但無意外之阻滯，且必有很大之潛勢力，助其成功。

二、人民生命線，第一是食糧。抗戰的今日，伊盟成爲最前線，駐軍特別多，因而人口也特別加多。本署爲救濟軍民困難，前去兩年，迭經電陳中央，請設軍運軍糧等機關，或平糶局，又於蒙政會五屆大會中，促其提議發動春耕。自揣無直接辦理之權能，若幸而達到一部份之成功，蒙胞即減少一部份之困難，也就得一部份之實惠。卒之，軍政部於實際情形，於去年冬間撥款補助伊盟駐軍運輸費，令由後套及寧夏購買軍糧，一面解除軍士之困苦，一面減少住民之負擔，畢竟爲蒙胞謀幸福，已得有小小的收穫。第二是各項生產；蒙旗遍地黃沙，表面似是不毛之地，其實不然，其埋藏於地下者，若鹽鹼煤等到處皆有，鄂托克旗之鹽尤爲利源所在，早經自行開採，蒙政會應次開會，又促其提議大量生產，並擬有擴大辦法。這是已開發之經濟事業。至於荒野的沙灘，自宜從改良土質着手，查沙漠現生長有喬木榆柳灌木沙柳臭柏等，足證並非不宜栽植之地。若多植樹木，一則吸收水分，增加雨量，可免旱荒；一則盤根結實，土質變化，可免飛沙；則死地變爲活地，即可擴大生產。又牧畜是現時蒙

「我征法之役，怎樣？」
「自然囉，你勝利了。」
「我打那進攻英倫，老先生有何高見？」
「天賦難渡吧。」
「那麼我先攻莫斯科怎樣？」
拿翁沒有回答，只嘆了一口氣道：「我悔之晚矣。」並有動彈的聲響。
「幕中何動靜？」老爺着急問，拿翁答道：「我在身旁爲你讓出點地呢。」

敵兵喪亡慘重一證

滬報載東通訊：偽組織之維新學院，前曾派所謂觀光團赴敵國獻媚，頃已歸來。據稱：該團在敵國各大都市巡行時，所經各家門口多懸有白或黑色之旗幟。白旗代表出征將士，黑旗代表陣亡者。總計各旗幟，黑色的佔十分之五以上云。

總裁軼事一則

本刊四十七期「總裁的政治思想」一文中述總裁在保定軍校對日本教官抗議的一段故事，但語焉不詳，茲摘錄陳果夫先生「總裁史略」中之一節如下：
「校長（據指總裁，下同）的民權觀念甚強，在保定軍官學校時，有一個日本籍的軍醫教官，有一天教授衛生學時，取一塊立方寸的土，說：『這一塊土約一立方寸，可以容四萬萬微生虫，好比中國一國有四萬萬中國人一樣。』校長憤不可遏，從座次跑到台前，將那一塊原土分做八塊，曠目反問道：『這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是否亦寄生如像日

胞主要生產，因為選種，交配，分羣，防疫等知識缺乏，所以牲畜死亡率有加無已，應設法改良，謀產量之增加。又各種皮毛均係利源所在，查伊盟每年毛之產量，約四十一萬餘斤，皮約八萬二千餘張。一方面須防止偷運資敵；一方面並應自行設法收買製造，期於貨暢其流，物盡其用，庶免貨棄於地。經於去夏擬具農林試驗場，模範牧畜場，合作總社等辦法，建議中央在案。關於牧畜方面，并編印改良牧畜淺說，衛生淺說，使得自行防疫。又電催蒙古衛生院，入旂防疫，求牧畜事業之發展。關於皮毛方面，又督促蒙政會擬具籌設毛革工廠計畫，於本年轉陳中央，並加敘必須籌設理由，期其核准矣。

三、精誠團結，是中央指示民族復興的大道，蒙政會自百靈廟退出改組成立以來，即本此意旨進行工作，歷屆開會，本人亦以此意諄諄勸勉。五屆大會，奉命調整該會人事，電請增設青年委員四人，於扶植青年之中，寓更加團結之意。增加青年委員後，一則使各旗領袖與青年，打成一片，一則處理事件，有所商酌，和衷共濟，融為大我，不言團結，而精神自洽然無間。至於旗與旗暨旗與其他方面，亦是力求團結。去年烏旗與新三師之糾紛，不過帶屬一時之誤會，若不設法團結，彼此爭執，勢必各走極端。更必惡言詆毀；處理稍一不慎，兩方仇恨其事小，而釀出意外之變，詎祇違背精誠團結之旨，且更失中央惓惓蒙胞扶持自治之意義。乃最近尚得邊區鄧總司令同意，又承熱忱相助，始而共同派員調查，繼而往復費辭調解，卒至大事化小，言歸於好。

四、增強抗戰力量，固然要團結內部，最重要者，乃是深入敵區，宣揚中央德意，爭取內向。此項工作，經安定周密辦法，並寬籌經費，隨時派本署外勤人員，冒險潛往敵區，相機秘密策動。零星小部隊之反正，姑不具論，其顯著者，如伊盟某旗某王遣代表李文盛，於去年九月，隨本署職員到陝壩，表示相機來歸之忱，達拉特旗台吉旺，慶多，爾齊，隨馬子應到榆林，由本署轉送中央受訓，皆是已發生效力，人所共知之事實。據去員密報，各王公及各部隊首腦中，不乏明白大義之人，深悔過去一時錯誤，不過為地域形勢所限，不能即時來歸，須俟相當機會耳。此種工作，雖無切實把握，但實際經驗的教訓，乃知凡事祇要計成敗，始終不渝，必能獲相當之結果也。

以上所舉，乃是一年來以來工作之舉，至其他禁煙除奸等，凡屬職權上所能做到之事，無不一一盡力指導或直接辦理。對蒙政會每屆會議，不問有無風沙雨雪，均係親往指導，與會中同人暨各王公士官，莫不開誠相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秋秋之忱，常體念。委員長實幹之訓，實事求是，又領袖會維生方面負責人員不宜貪報奏議之旨，事無結果者不報，不關大計者不報，淆亂聞聽者不報，刺激情感者不報，向不過事宣傳。關心邊務人員，或疑綏光有意神祕其工作者非也。閱管自思：就職時對全蒙胞之宣言，及歷在蒙政會之講話，果一一見諸實施否？對蒙政前途最低限度之期望，果能計時實現否？道里尚遠，不過未背道而馳耳。賢達君子，幸有以教我！

敵喪大批中將

抗戰四年來，敵國死亡將官達百餘名茲將其死亡大將中將姓名已查明可考者，錄之於後。(未註明海軍者，概為陸軍)：大角岑生大將(海軍)，須賀參次郎中將(海軍)，老野嘉一中將，田路朝一中將，阿部顯秀中將，內藤正一中將，沼田德重中將，中村不雄中將，寶藏寺中將，前田治中將，藤田高英中將，大冢彪雄中將，小笠原叔夫中將，安藤三三將，上田宋重中將，園田茲中將(海軍)，長田勝男中將(海軍)，小原松道太郎中將，石本野三中將。

帆船橫渡太平洋

旅滬美僑薛佛夫婦與同志湯姆斯鮑華氏等一行六人，計劃乘長僅四十六英尺之帆船「山橋」號，破浪橫渡太平洋而至加芬利尼亞。薛氏於去夏六月在香港設計督造，以東印度產之柚木製成，長四十六英尺，闊十二英尺，載重二十五噸，而積一千一百方英尺。除製製船具兩付，及于暴風發生天氣惡劣時使用之發備外，復有小型輔助煤油引擎一具，可于風平浪靜時應用。船身七英尺，有高七十八英尺及四十八英尺之空心桅桿兩座，繫纜十二，配以鐵鏈，極為堅固。船可容八人，唯此行已由六人遞遞為三人矣。

中學生活回憶

張文伯

當我十四歲的時候，爲了母校——無錫縣立第一高小更換校長，我索性跳了一年，去考江蘇省立第五中學。記得英文題是「社會即學校」一文的翻譯，於我有些茫然：怎麼社會便是學校呢？國文題是「說扇」，由紙扇蒲扇……以至諸葛亮手中的鵝毛扇，我都說到，歸結到「物以人重」的主意。數學也還勉強及格。結果錄取了。展開了我生命史上比較平穩而相當重要的一頁。

五中的學風，素以嚴肅著稱，校長董老先生的岸然道貌，便是一個象徵，學監舍監也給同學們以一個「可怕」的影子。我自問循規蹈矩，頗能適應這種環境，但固執等一年，功課上有些吃力，尤其是英文一課，第一次翻譯便出醜。「你篤看唐！格楷那能行呢！」在蘇州先生蘇州腔的責罵之下，我的嫩臉兒漲得異常的飛紅，大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感！然而誰叫你取巧，誰叫你不長進！幾個月發憤用功，總算之學期考試裏考得第七名，出了這口怨氣。

修身是一項冷門功課，然而董先生講得有聲有色。他原是崑曲老手，講到起勁時，講台權作戲台，扮演出種種姿態，引得大家笑痛肚皮，最精彩的一幕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老人家在台上大做眉眼，風情不減翩翩少年，只多了領下二把鬚鬚。但當大家叫笑欲絕的時候，他又會立刻板起面孔，言歸正傳。使大家不得不肅然起敬。

他老先生還教一門書法，以他自己寫的說文「禮式」爲教本，矯正了很多一般易犯的筆誤音誤。

有時一經點穿，會使你面紅耳赤，自知在人面前已丟了好多次臉。

他的教授法，在學校裏是獨一無二的，至今回憶起來，依舊覺得親切有味。但這不是矯揉造作，這是他作育人才的真精神的表現。

記得當時有過這樣一件事：某日傍晚，常州車站上來了一個上海商人，雇了小車進城，有兩個強盜持械隨行其後，準備得開下手，暗拍車夫的肩膀示意。車夫知事不妙，計欲救客而苦力單，因而伴作腹痛，喊道旁另一車夫代推，自己却懶洋洋的落在後面，及見那盜不提防時，立即飛奔城內，糾集大隊警察，結果就在五中圍牆外面把兩盜截住，人贓並獲。這件故事發生後，董老先生便抓住機會，即以「車夫捕盜記」爲題，叫全校高年級學生去做。過後，他老人家自己也一連做了五篇，事實相同，而章法立意各各不同，以示範同學。試想這是何等精神！迄今二十年來，我還沒有遇見第二個這樣的校長，這樣的國文先生。

且別說課外的作業了，我們試一打開現在一般學生課內的作文簿看，先生的改筆很少，僅僅略一點過而已。以視我們當時的作文簿上，壞至「橫子」「萊菔」好至密點密圈，外加眉批評語，塗得密密層層，真有天淵之別。這不知是現在的先生們偷懶呢？還是我們當時作文程度太差？記得某次高考試委員曾慨乎言之曰：試卷中文理通順者百不得一！奉勸先生們，試其中學校的先生們還得多出些力！同學們也得多用些功！及至大學畢業而圖文題

一週大事

七月七日 星期一

- (一) 中樞紀念抗敵四周年，總裁除發表告友邦書及告軍民書外，並出席紀念會，指示各機關工作方針：一、切實研究業務計劃，二、切實執行命令，三、按期召開業務會議，隨時檢討，力求進步。
 - (二) 外交部部長郭泰祺向美廣播希望美國按租借法，規定予以飛機軍火之接濟。
 - (三) 昭安以南我敵激戰，滬游擊隊活躍。
 - (四) 敵機兩度襲渝市。
 - (五) 各地僑胞盛大紀念「七七」。
 - (六) 中美平準基金委員陳光甫過滬開赴港。
 - (七) 敵陸軍省公使華南派遣軍總司令後宮淳中將調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原任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升爲大將，同時被任命爲朝鮮駐屯軍總司令，以中村孝太郎之職，軍事參議官岡村寧次繼多田駿中將任華北派遣軍司令，多田駿升爲大將，與中村孝將同被任命爲軍事參議官。
 - (八) 法軍界承認敘利亞戰事對法不利。
 - (九) 美總統向國會提出特別咨文，報告美已佔領冰島。
- 七月八日 星期二
- (一) 犯詔安敵被擊潰，詔秩序恢復。
 - (二) 敵機襲渝。
 - (三) 蘇聯公報稱德軍全線大敗。
 - (四) 德軍車一營被殲。
 - (五) 蘇軍事代表團抵英。
 - (六) 同盟軍進攻貝魯特。
 - (七) 美艦開抵英島。
 - (八) 荷蘭與芬蘭議交。

沒有寫通，畢竟是我們國家民族的一大恥辱。

那時候，分科制還未實行，但到三四年級定有「選修功課」。我選的是「大代數」，當時不過以「數字遊戲」視之，現在却覺得教學確能使人精明，大有遠於籠統的頭腦。圖畫本是我所酷愛，但因學校教授法的死板，使我感到厭倦。理化亦因缺少實驗機會，也感覺硬記公式之苦。運動方面，五中的足球是名馳大江南北的，備同學的飛毛腿，王同學的坐馬勢，至今令人驚羨，但我那時只配做個拉拉隊員，此外，在百米賽跑上，出些小小風頭而已。

考試是一件苦事，但我自信有多少訣巧，這訣巧便在揣摩先生心理，臨時開夜車，下番強記工夫。校工室，馬桶邊，一燈如豆，都是我孜孜不倦的兵馬的場所。結果在每試輒贏的「勝利」之下，帶來一個無可磨滅的紀念——近視眼鏡一副！眼鏡是之弱的符號，珍重身體珍重前途的青年，千萬別弄壞你們的眼睛！我已後悔已成了一個弱者，一副二百七十五度的眼鏡，時時會引起我多少衰老的傷感！

至於同學與同學間的交際，多少含有神秘色彩，我是被認為一位都同學的「相好」，我們也自視為一對「情人」。

先生與學生之間，則始終隔有一道鴻溝，但南方吹來的革命空氣，已或多或少的透進這一個古老的學府。同學們的頭腦在變，加以若干校外人的推波助瀾，一個空前的風潮終於爆發了。起因由於小童生先的傲慢，老童先生的曲護，師生間兩下各走極端，令監學監一下子趕跑，童老先生也不得不憤而辭職。如此下場，對這老先生是不應該的。

過後五六年的某一個夏天，我偶然見他老先生在

上海法租界馬路上慢慢走過，手持洋傘，汗珠在禿了髮的頂上直流，帶狀顯得十分疲倦。我連忙趕上前去，但欲叫又止，終於目送他老人家靜悄悄地走。別去打擾他吧，我想，往事的提起，會給他精神上更深的創痛。他那時是光華大學教授。再過四五年，便聽得他老人家的死耗。

這又是去年秋天的事，先父棄養，我自廣東回籍奔喪，在一大堆故紙堆中，猛然發見一副童先生寫給我先父的對聯，語曰「噩事肯教饒沈謝，世情誰是舊陳雷」！低徊吟味，泫然淚下，不自知其哭的是父親，還是先生！

「本黨不敏」

讀了七月十三日新華日報所載中共中央「七七」四周年紀念宣言，沒有發現新意義，說來說去，無非是那套一套；惟讀到「本黨不敏」一語，覺得頗有趣味。

中國人總是中國人，長於說客氣話，中共也不能例外。許多「棉力薄才」，「行能無似」，以及「不才」，「不佞」，「不肖」，「不孝」，「不敏」，「不慧」……等等。「自謙之辭」，動輒見之於私人函札。惟神而明之，用之於黨，倒是中共的新發明。推而廣之，似乎「本黨行能無似」，「本黨不才」，用來均無不可；再推而廣之，「一個機關行文可以用「本部不佞」，一個國家對外國行文可以用「本國不孝」，那才是「妙不可言油」了。

——健民——

七月九日 星期三

(一) 中樞紀念北伐誓師十五周年。(二) 新任美國國務卿拉鐵摩爾繞檀島飛渝。(三) 蘇情報部稱烏克蘭德軍無進展。(四) 敘利亞向英要求停戰。(五) 德義簽訂協定，劃定南斯拉夫崩潰後之德義疆界。

七月十日 星期四

(一) 駐英大使顧維鈞向英皇呈國書。(二) 駐德大使陳介離德。(三) 蘇方稱克復波蘭境內羅夫。(四) 美國與冰島成立協定，在此次戰爭中將冰島置於美軍保護之下。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五

(一) 中美平準基金委員會美委福克斯離滬。(二) 美總統羅斯福請國會增撥四十七萬七千萬美元為本年度陸軍部預算。(三) 美海軍宣布舊金山灣所設水雷將無限期保留。

七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一) 我軍克復粵東黃岡。(二) 蔣任伏羅希洛夫為西北路軍總司令，提摩盛科為西路軍總司令，布敦納為西南路軍總司令。(三) 敘利亞戰爭停止，駐敘法軍總司令鄧蘇在貝魯特與英軍總司令威爾遜會晤，討論停戰事宜。

七月十三日 星期日

(一) 新任駐法大使魏道明離渝赴法。(二) 英蘇成立協定：一、兩國政府承諾在此大對希特勒德國之戰爭中，相互予以各種助力，二、兩國政府聲明在此次戰爭中若未經彼此同意，絕不談判或締結停戰協定或和平條件。(三) 日駐蘇使館人員大部撤退。

納粹鐵蹄下的比利時

史 東

書名 Upr the Iron heel

著者 Iats Moen

出版者 I. B. Hippincott company

定價 美金二元七角五分

不論美國的軍隊參戰與否，美國必將日益集中精力，以促成希特勒的崩潰，這一點，誰亦不會發生疑問。我們決不可認為只要製造機器和軍火，就算盡了能事；我們至少要在心理方面，從守勢轉變到攻勢。

我們對於納粹的軍事機構，所知已不算少；但對納粹的心理狀態，却還不清楚。諸凡德國內部及納粹佔領區域內的現狀和民氣，我們都有正確認識的必要。一旦我們有了正確的認識，我們就可看定希特勒的致命之點，對他所行動了。

至少就比利時而論，莫恩君已給了我們不小的助力。他這本納粹鐵蹄下的比利時一書，乃是一九四〇五月至十月間比利時在納粹控制下種種故事的實錄。自比利時喪失獨立以後，世人能就目擊者的地位來作詳細記載的著作，要算這本最早，而且最為生動。

這裏，且先把作者介紹一下。拉斯·莫恩 (Iats Moen) 是美國的化學工程師。他在一九三二年應蘇聯之聘，任蘇維埃廣播托羅斯和國家無線電研究所的技術顧問。自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

他先後在倫敦巴黎居住，嗣復移居安特衛普，以冀完成他新著手的五彩電影片的攝製工作。一九四〇年五月，安特衛普失陷，他就給德軍拘捕了。直到十月二十二日，他才和別的美國難民由德國當局釋放，離開安特衛普，經里斯本回國。

莫恩君於拘留比利時期間，會和各色各樣的人住在一起，而且和各色各樣的人作過深談。比利時人信任他，他也分受着比利時人的恐懼和困厄。德國的士兵就住在他的鐵籠裏，他們的一舉一動，他當然看得很清楚，而鐵蹄下的比利時一書，也就是他數月經驗所得的結果。

據莫恩君的結論，比利時人並不相信德國會勝利。他們覺得納粹政權在封鎖與嚴戰的壓力下，將來一定要瓦解。最後，他們深信而且希望英美及蘇聯的力量，能够把局勢改變過來。

莫恩君對於比利時的糧食問題，所論非常中肯，足以發人深省，雖則在前總統胡佛及其信徒看來，或許要覺得掃興。(譯者按，前總統胡佛曾力主美國以糧食運往德軍佔領區域，救濟當地難民，故作者乃有此語)，在比利時境內，誰亦不致接餓，

然時光一月一月過去，食物終究一月一月的減少了。據莫恩君的報告，一九四〇年十月中，比利時人平均得到的食物，「一天只有一餐的分量」。比利時人都知道，他們的食物與肉類，好些已給納粹們帶走；他們又相信，待到新穀登場，德國人又會來搜括一大部份。在這種情形下，難道美國還該以糧食救濟比利時嗎？

一般的比利時人並不希望美國運糧食給他們。德國兵或德國人手裏面，那末最後考慮起來，還是讓比利時挨餓的好。作者每次和比利時人談話，總覺得他們不相信運到德軍佔領區內的食物，不會給他們的新主子帶走一部份甚至一大部份。

據莫恩君的觀察，比利時及其他佔領區的饑民雖不至搗竿毀屋，但饑饉却無疑會加深他們對於納粹的憎恨。他們這種憎恨的情緒，總有一天會有利於反納粹的國家，只要這些國家能够派遣遠征軍到大陸上來。

莫恩君接着又對食物運往比利時的計劃，作進一步反對。他說，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來，都難想出一適當的辦法，去稽核糧食的分配情形。各階層的比利時人異口同聲的告訴他，自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一年間，凡從美國運往比利時的糧食很多——不，簡直一大半——是用作了德國的軍糧。除非美國派遣幾千個官吏留駐在比利時的每一個團體裏面，則糧食的最後去向，就沒有方法可以統制。若是把分配的任務委諸現存的比國當局簡直是至愚。原因是，現存的比國當局都是受德國的極密警察操縱的。最後，莫恩君復不相信德國軍事當局會允許美

千個美國經濟員被佈在比國境內。因為從德國人看來，這些經濟員一定會煽動叛變的情緒，并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把軍事秘密洩漏給英國和美國。

莫恩君對於五月十日及以後十八天中發生的事變，記載得很詳盡，我們讀了他們報道，深知一個對全體性戰爭毫無準備的國家，一旦遇到大敵當前，將發生怎樣的混亂與不幸。在這悲慘慘劇裏面，莫恩君却仍發現了一線光明——這一線光明便是比王利奧波特。他同情利奧波特，并以爲利奧波特是一切不公正批評的犧牲者。從前當比利時人紛擾不寧的時候，利奧波特不啻是全國人民的唯一救主，光明的唯一象徵。就是到了現在，他還仍深自韜晦，不給納粹播弄，莫恩君如是告訴我們。

莫恩君對於比國境內的德國軍隊，感想頗爲複雜。據他報告，納粹們往往把高射砲陣地，設在平民區域裏面。例如安特衛普城內，高射砲即架設在禮拜堂左近，馬匹亦牽到禮拜堂門口——他們料想英國飛機決不會炸這種建築物的。他覺得就個人而論，德國士兵都缺乏英勇的氣概，但就團體而論，他們却又會成構成強有力的軍隊。

軍隊與軍隊之間，差別非常顯著。空軍和陸軍大多驕縱傲慢，耽於酗酒，留守的軍隊則年齡較大，狂熱激憤，氣度比較文明，他們大多希望戰事結束，愈家鄉思骨肉的情緒極爲濃厚。至於納粹勞動服務團的團員，則純是血氣方剛的青年，蠻橫撒野，不可一世，他們虐待平民，凌辱婦女，甚至瞧不起年齡較大的德國士兵，比利時人都不同他們來往，德國士兵亦往往會在大街小巷，或咖啡店裏，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有一次，在戴近安特衛普中

車站的一家咖啡館中，許多德國兵還跟比利時的老百姓聯成一氣，「把這些少不更事的希特勒徒弟們撞得不省人事，原因是他們竟敢在德國兵面前擺出他們所謂納粹青年的十足傲慢的架子」。莫恩君從納粹教育與哲學所陶冶出來的這些青年身上，即就斷定希特勒要是獲勝，歐洲的前途將不堪設想。

德國士兵的人生觀是怎樣的呢？由他們看來，希特勒是上帝，環繞在希特勒四周的是騙子和不值的政客。他們恨英國到極點，對美國也有些莫明其妙。一九四〇年六月中，他們深信英國在十五天內就要潰敗。但他們的觀念終於漸漸地變了，士氣也漸漸地衰退了。莫恩君說，要是希特勒不能接連打勝仗，而英國又能予德國以有力的還擊，則德國軍隊的士氣，最後必致掃地以盡。

在莫恩君這部著作內，有兩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他認爲去秋德國的侵英企圖，幸而沒有實現，要不然，生命的犧牲當更難估計；第二，他認爲美國的強盛，對於生活在納粹鐵蹄下的歐洲人不愧爲光明的寄託，「美國總統不僅是凡人，同時還象徵着較好的未來已經隱約在望。由一般仍在奮鬥的人看來，只要他做美國元首，最後勝利的希望就不會落空；由一般已受奴役的人看來，他的片言隻語不啻帶來了解放的曙光。」

這本書的文筆很簡潔，很流暢，並無誇張的成分。有時候，莫恩君亦不免把謠言及人們的宣傳，當作事實看待。例如他關於納粹轟炸鹿特丹的統計數字，就和最近荷蘭外長發表的報告略有出入。他對蘇聯的觀察，亦不十分深刻。但這些小小瑕疵，並不會掩蓋本書的價值，因爲，一般努力於粉碎納粹

粹士氣的人們，可以從這本書的字裏行間得到鼓勵與安慰。這是一面納粹內部磨擦的鏡子，這裏有不少很好的意見，指示人們如欲反抗納粹，那幾件事情應該做，那幾件事情不應該做。

希特勒曾在我的奮鬥中說：「特別是在戰爭期間，如能適當地利用宣傳，必能產生大驚人的效果。我們應該記住德元首這句名言！我們對於「納粹鐵蹄下的一情形知道得愈清楚，便愈容易完成我們當前的任務。」

(譯自紐約時報)

本刊第五十期勘誤

頁	排	行	誤	正
一	三	卅二	看的	香
三	一	十三	槍段	槍彈
四	三	十二	猶以	尤以
四	三	十九	猶其	尤其
四	三	廿四	在次	在此
六	三	八	省	者
七	二	七	連續式	連續式氣
七	三	廿四	字數	字數
七	三	廿五	憑籍	憑藉
七	三	廿五	憑籍	憑藉
八	三	十八	油炮	燈炮
八	三	十八	油炮	燈炮
八	三	二十	治鍊	治鍊
十	一	十八	掃地	掃他
十	一	十八	掃地	掃他
十一	二	廿五	掃地	掃他
十一	二	廿五	掃地	掃他
十三	二	廿五	間等	間等
十五	三	二十	沙	沙

歐戰隨軍日記 (七)

William L. Shirer 著
逸 君譯

六月二十一日於巴黎

今天，就在康邊森林的小空地上

這裏簽訂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停戰協定的小空地上，希特勒把他的停戰條件

交給法國的代表們了。爲要復仇復得徹底，他決定

德法代表的會議，須在福煦將軍的私人餐室中舉行

，——甚至要在這古老破舊的餐室中的桌邊舉行。

我們從軍窗外，看見希特勒佔據的座位，恰巧是

當年福煦將軍簽訂另一個停戰協定時所坐坐的地方

法國的恥辱，法國人的恥辱，真算到了極點。

而希特勒還在停戰條件的緒言上告訴法國人：他之

所以要選定康邊森林的這片小空地，並不是爲着復

仇，而是想矯正從前的錯誤。我細看法國代表們的

表情，覺得他們對於這一個區別，並不感覺興趣

。德國所提的條件，現在還不知道。緒言上說，

他們的大要(一)防止戰爭行動的再現；(二)

保證不損害德國繼續對英國作戰；(三)建立和平

基礎，——凡以武力加於德國的損害，都得賠償。

依我看來，第三點的用意，大概是在報復一九一八

年的失敗了。

晚上，克爾克給NBC公司，我給CBS公司

拍今天動人的一幕，盡我們所有的天分；作了半點

鐘聯合廣播。我覺得，我的廣播還算滿意。

停戰談判在下午三點一刻開始。六月的陽光射

在高大的榆樹和松樹頂上列樹夾道的林路上面，洒

滿了清涼的樹影，就在這時候，希特勒和德國代表

們在林路上出現了。路的盡頭矗立着法國的亞爾薩

斯洛林紀念碑，他在紀念碑前下了車——這里距停

戰軍停着的小空地，大約兩百碼光景。

亞爾薩斯洛林紀念碑上覆蓋着德國的軍旗，碑

上的雕刻和銘文都看不見了。

我只見元首先斜視着紀念碑，接着又端詳德國

的軍旗，他緩緩朝我們所立的方向走來，走向康

邊森林的小空地。我注意他的臉。他的臉很莊嚴，

很肅穆，但也就跟他那輕快的脚步一樣，顯然露出

他是勝利的征服者，世界的反抗者。而且他的臉上

，還有一種難於描摹的神情——一種內在的歡愉！

——他彷彿覺得，這時命運已經翻轉身來，而且是他

使它翻轉身來的。

這時候，希特勒已走到林中的小空地上。他

停了步，緩緩地四顧。這片空地略成圓形，直徑約

二百碼，就像一座小公園一樣。空地四周是柏樹，

柏樹後面是高大的榆樹林，和橡樹林。二十二年來

，這一向是法國民族的聖地之一。我們揀好空地邊

緣的隱蔽所在，細細的看。

希特勒停了步，緩緩地四顧。跟在他後面的，

是一羣德國的代表。戈林一手扶着陸軍元帥的指揮

杖，穿着天青色空軍制服。全體代表都穿制服。希

特勒的制服是灰色，對襟兩邊各有鈕扣和扣眼一排

，左面的胸袋上掛着鐵十字章。戈林後面是兩位高

級將領——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克脫爾將軍。和德軍

總司令勃魯齊區將軍，兩人都近六十歲，但樣子似

乎很年輕，特別是克脫爾更顯得精神強幹，帽邊稍

向一面傾斜。隨後是德國艦隊總司令李德博士，穿

藍色海軍制服，衣領向上翻着。希特勒的隨從裏

面，又有兩位非武官階級的大員，一是穿深灰色外

交部制服的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一是穿灰色爾社

黨制服的希特勒代表赫斯。

現在是下午三點十八分。希特勒的私人轎車在

空地中心的小旗桿上升起來了。

空地的中心有一塊很大的花崗石，約三英尺高

。希特勒帶着隨從們緩步走到石上，即整頓石上

所刻的大字銘文：「就在這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

日，德意志帝國的惡毒的野心終於屈服了。……他

想奴役自由民族，却被自由民族擊潰。」

希特勒先讀，接着是戈林讀，別的代表們都讀

了。他們站在石上，上面是六月的颯陽天，四周是

一大片寂靜。我們細察希特勒臉部的表情，……最

後，他領着他們走上另一塊花崗石，這塊較小，距

剛纔那一塊大約五十碼。原來，在一九一八年停戰

談判期間(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德國代表們的客

車。就停在那邊的。希特勒斜視着石上，石上刻着

「德國的代表們」數字。

現在是下午三點二十三分，德國代表向希特勒

車大踏步走去。他們在軍外的陽光底下，略談了

片刻。希特勒走上車，其餘的人也跟着上去。我們

從車窗外，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希特勒佔着一九一八年停戰協定簽字時福煦所坐的位置，隨從們散坐在兩邊。希特勒的對面，留着一個空椅。原來法國的代表們還沒有到。我們靜靜等候，但也並未等多久，剛巧是下午三點半的時候，他們從一輛汽車裏出來了。他們是剛從波爾多飛到附近的機場，再從機場那邊坐車來的。

他們也向亞爾薩斯洛林紀念碑凝視了一會，但顯得十分匆忙。他們沿着林蔭路走，三位德國軍官靠在他的側面。當他們走到空地上的陽光底下時，我們看得很清楚：洪辛格將軍穿著茶褐色軍服，航空部長伯哲勒和海軍次長勒洛克都穿深藍色制服，前任駐波蘭大使諾爾曼身材較小全身彷彿都埋在制服裏。德國的榮譽衛隊看見他們進入空地，便吹起軍號，當他們經過他們時，又立正致敬，但並未行舉槍禮。法國的代表們只是兩眼望着前面，臉容很嚴肅，也很安靜，真是一幅悲壯的圖畫哪。

他們躊躇不定而略帶生硬地，向停戰車走去，兩位德國軍官迎接着他們，一位是中將軍需官提帕爾斯基爾區一位是元首行轅主任湯姆斯上校。他們向法國代表行禮，法國代表也向他們行禮。若照歐洲人的說法，當時的空氣「很不錯」。禮是行了，手卻沒有拉一拉。

這時候，我們就從佈滿灰塵的那輛古老破舊的臥車的玻璃外面，細察車內的情景。當法國代表走進會客間的時候，希特勒和德國的領袖們都站了起來。希特勒行着納粹禮，舉起右手，里賓特羅甫

和赫斯也照樣；其餘的德國軍官則行軍禮；法國代表亦以軍禮還答。我看不見諾爾曼，不知道他也行禮了沒有。

至少，就我們從車窗外所見到的看來，希特勒並未向法國的代表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向其他的人說過一句話。他向旁邊的克脫爾將軍點點頭——克脫爾將軍正在整理他的文件。接着他就開始宣讀德國停戰條件的緒言。法國的代表們坐着諦聽，臉色跟大理石一樣。希特勒和戈林凝視着青色的桌布。

緒言的宣讀，不過數分鐘。據我觀察，希特勒大約不想在這里就多久，也不想聽讀停戰條件的本身。下午三點四十二分，當法國代表到達十二分鐘以後，我只見希特勒站了起來，生硬的行着納粹禮，大踏步跨出會客間，後面跟隨着戈林、勃魯齊區、李德、赫斯、和里賓特羅甫。法國代表站在覆着青布的桌子旁邊，猶如石像一樣。克脫爾將軍獨自陪着他們。他們開始把詳細的停戰條件向他們宣讀。

希特勒和他的隨從上了林蔭路，向他們停車的地方——亞爾薩斯洛林紀念碑走去。當他們經過榮譽衛隊的時候，榮譽衛隊便高唱著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

在這一儀式裏面，希特勒是在他甚星似的事業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巔峯，德國是洗雪了她一九一八年的恥辱，然而這個儀式的舉行，先後不過十五分鐘。

(未完)

遷都不必愁

傳蘇聯某要人向人表示：即便德軍佔領列寧格勒及莫斯科，蘇聯首都將遷至斯夫德羅夫斯克，必要時更將遷至鄂木斯克，絕不停止抵抗云云。(安哥拉三日合衆電)這不是說蘇聯在軍事上沒有辦法，而是說她將抗戰到底。

照我們的經驗：戰爭不怕失利，而怕屈服，只要不屈服，敵人沒有方法確保勝利，最後反將潰潰。蘇聯如真能抗戰到底，和我們一樣，最後的勝利是一定屬於蘇聯的。(健民)

本刊第四十九期勘誤表

頁	排	行	誤	正
一	三	三十六	截止	截止
二	一	八	實激	實激
三	一	七	晤x	晤
三	一	十	果圭	圭果
五	二	十四	果圭	圭果
十一	一	二十五	黃金邑	黃金邑
十三	一	二十九	多能些	多看些
十三	三	九	峯懷	峯河
十三	三	二十六	兩支	圭

中 周 信 箱

青年團的作風

梅子伍甫金德忠諸先生：

你們的信都陸續收到了。梅子問三民主義青年團和特務工作的關係。仲甫問學校中爲什麼既有黨部又要有團部，弄得因爭領導權而笑話百出。忠銘很怕「軍事化」，所以遲遲不敢入團。德德反對青年團提倡「舊道德」，並且指出這是青

年團不易發展的原因之一。梅子和忠銘的信中又提出青年應否入黨入團的問題和我討論，梅子似乎反對青年在求學時期，與政黨發生關係。關於青年與黨派這一問題，說來話長，我準備寫一篇專文來討論，現在先就青年團的作風問題，分作三點來答覆：

先論軍事化和特務化問題。什麼叫做「軍事化」？照青年團團長 蔣委員長訓示，軍事化不是要青年團團員去當兵，中國有的是兵，國家尚無須調青年團團員去打仗；軍事化的意義，祇是要團員完成殺敵自衛的技術訓練，忠黨愛國的訓練，健全強種的體格訓練，刻苦耐勞的生活訓練，迅速確實的行動訓練。這五種訓練，是現代國民必須具備的條件，青年團的確想把它們完全做到。然而這樣的軍事化有什麼可怕呢？而且團長 蔣委員長始終認定青年團是一種教育事業，不獨它的性質不是什麼軍隊，且其所用的教育方法也當注重精神感化

，不許「以軍紀從事」。過去我也聽人說過，有些軍訓教官要學生服從他的命令，甚至對學生說：「我說白就是白，即使是黑的也是白的」，但這祇是某些教官的幼稚表現，絕對不是軍事教育的本義，與青年團更沒有關係。最近我聽聽到青年團一位負責人在全國幹部工作會議訓話，竭力提倡自發自勵的精神，並鼓勵下級幹部在不牴觸上級命令的範圍內儘量「專斷獨行」。忠銘信中所說的事實，我不敢說一定沒有，但這祇是少數下級幹部的幼稚病，不是青年團的作風，而這種幼稚病是很容易糾正的。至於特務化云云，那完全是某些人對青年團的謬議；該團成立已三年，不獨沒有這種事實，而且沒有這種傾向，請梅子先生放心好了。

其次論黨與團的關係問題。過去學校中的確有黨部和團部的變重組織，有時甚至互相磨擦。但這個不合理的現象，很快就可消滅了。照最近決定的辦法，「黨的工作，注重與政治相配合，團的工作，注重與教育相配合；但黨與團之工作應互相配合，力避重複與抵觸」。黨的活動範圍，注重社會，團的活動範圍，注重青年學生；各種民衆團體的團員，在民運方面由黨部統一領導，各級學校黨部，不徵收學生爲黨員。黨與團在同一地區俱有組織時，黨不徵收未滿二十五歲者入黨，團不徵收已滿二十五歲者入團；現有團員年齡已滿二十五歲者，一律劃入青年團，保留其黨籍。新辦法更作訓示的規定：「黨員與團員，均應親愛精誠，不得互相攻擊或詆毀，否則以違反紀律嚴處！」我在前天中央日報發表一篇專論，我說：「黨團關係的確定，黨團工作

的劃分，這是青年團年來第一件大事。我們希望所有的黨部團部和黨員團員都要遵照規定的辦法，澈底的忠實的做到「相應服從黨的領導，黨應扶助團的發展」。黨和團必須做到這一點，才不致「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最後說到道德問題。我承認青年團很重視道德訓練，（至少團長是在這樣期望着），我也承認青年團所注重的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儒家哲學，就是誠信中所說的「舊道德」。我更承認這樣的道德訓練會使若干青年對團不高興，因而阻礙團的發展。然而青年團不能不這樣做。青年團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去團結教育和領導全國青年的。（這請注意「負責任」三字！）它不能像某些野心份子和策路專家那樣投合青年的嗜好，逢迎青年的弱點，跟着青年講自由，貪安樂，玩女人，爭權利！大家要平心想一想：一個民族假使不忠不孝不仁不愛無禮無義無廉無恥，那還成什麼民族，簡直與禽獸無異！不幸我們這個現社會，就道德觀點上說，正處在人獸關頭！更不幸而大多數人士不敢提倡這些道德，甚至推波助瀾，以期博得「前進」的頭銜！青年團最高當局看到這種危險的現象，不惜力排衆議，提倡民族道德，發揚儒家哲學，——這個方針是絕對正確而必要的。我們應該幫助青年團貫徹這個方針，挽救民族危機！

陶百川 七月十六日。